

难忘的岁月



永远的情怀



青春

血 心

张水然 / 著

- ① 这是特殊年代里的一个普通群体
 - ② 点燃青春的激情夹杂着丰满不可复制的浪漫
 - ③ 这是一群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年轻人
 - ④ 奔放的生命是沙化年月里满目璀璨的花朵
 - ⑤ 他们会为了打抱不平而挺身而出，也会为了兄弟义气而利器相见
 - ⑥ 他们是时代的素描者，单调的色彩丰富的线条，便让生活的轮廓跃然纸上
 - ⑦ 他们是岁月的见证人，印证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与众不同，真实而又震撼
- 那段曾经热烈而迷茫的青春，匍匐在时光的山路上，蓦然回首的时候，泛起血红的涟漪

时事出版社

难忘的岁月  永远的情怀

青春

血 心

 张水然 / 著

- ① 这是特殊年代里的一个普通群体
- ② 点燃青春的激情夹杂着丰满不可复制的浪漫
- ③ 这是一群生在东北、长在东北的年轻人
- ④ 奔放的生命是沙化年月里满目璀璨的花朵
- ⑤ 他们会为了打抱不平而挺身而出，也会为了兄弟义气而利器相见
- ⑥ 他们是时代的素描者，单调的色彩丰富的线条，便让生活的轮廓跃然纸上
- ⑦ 他们是岁月的见证人，印证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与众不同，真实而又震撼
- ⑧ 那段曾经热烈而迷茫的青春，匍匐在时光的山路上，蓦然回首的时候，泛起血红的涟漪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春血红/张水然著.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80232-298-1

I. 青…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649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 2 号
邮 编: 100081
发行热线: (010) 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 (010) 88547595
传 真: (010) 68418647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 www.sspublish.net
印 刷: 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30 字数: 488 千字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 引子 1

◆ 第一章 练武 4

父亲将满满一盅白酒倒进了肚子里。酒盅放下时，不巧碰到了放在盘子上的那双筷子，筷子竟然飞了起来。张远强正要伸手去接，却看见父亲的手已经弹了出去，只一捏，就捏住了，而且恰好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父亲的手就像射出去的子弹。

◆ 第二章 救人 12

当女孩的目光和张远强的目光碰到一起的时候，张远强看见女孩的大眼睛里已经充满了泪水，那悲哀的目光和那因无助而显得有些绝望的眼神，让张远强的心不由得动了一下，就在那个瘦高个男孩伸着手里的毛笔，就要接触到女孩脸的时候，张远强走了上去。

◆ 第三章 家中比试 21

这回不是平时，不是练，平时那是点到为止，这回是来真的，就跟拉出去打架一样，真刀真枪，实打实，谁也不许掺假，就像过去比武打擂一样，打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爬不起来打不动了算输。谁最后赢了，有奖赏。

◆ 第四章 伸张正义 32

他们谁也没有注意到，此刻有两只手分别从两边揪住了鲁玉虎穿着的那条

▶ 目 录

大裤衩子的一角。因为鲁玉虎发力很大,人是蹿出去了挺远,但那条土黄色的大裤衩子却留在了课桌上。光着屁股的鲁玉虎手指尖碰到了单杠,但实在是没有办法抓住了,身子实实在在地扑在了地上,摔了个大狗趴……

◆ 第五章 雪恨 42

两辆卡车上跳下几十个工人专政队员,手里拿着家伙,胳膊上带着印有“工人专政队”的红袖标,中间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身穿黄军装、头带一顶钢盔,正是市工人专政队的一把手、鲁玉龙的父亲。只听他冲着张远强三个哥哥大声喝斥道:“你们都堵到我家门口来了,还跟我发威,还跟我满嘴喷粪,来人哪,把这仨小子给我带回去。”

◆ 第六章 大字报 51

贴大字报——给姓庄的贴大字报!书上管这招儿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写啥我都想好了,就把姓庄的那些埋汰事儿都先写上,然后再写上他打击陷害革命干部,打击陷害为革命干部说好话的革命群众……

◆ 第七章 夜行 58

夜晚的天空漆黑一片,像一口扣在地面上的大铁锅,只有几只未被打碎的路灯还在闪着丝黄光,只见三个人影一闪……

◆ 第八章 漂亮女生 66

这个女生大概是一个班级或年级里的干部,此时好像是要去通知什么事情。女生走到张远强跟前,不经意地朝他望了一眼,之后又向前走,但只走了几步就回头朝他望,同时脚步也慢了下来。

◆ 第九章 程三炮 76

一段时间以后,张远强看明白了,程三炮的上学方式跟其他的人不一样,他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的时候则是打一两天鱼就要晒上五六天网,他到学校主要就是来玩儿、捣乱,来拿别人取笑、开心的。

◆ 第十章 教室里的格斗 85

程三炮疼得就如同一只被烫了爪子的猫，咧着大嘴一边蹦一边使劲地甩着拳头。而几乎就在同时，张远强又顺势将手中举着的课桌猛地向前一撞，这一下正撞在了程三炮的身上。

◆ 第十一章 难忘初恋 96

渗出了汗水的刘雅馨脸上的皮肤白里透红、细腻娇嫩、润泽鲜亮，再与那乌黑柔亮的秀发一衬，真的是好看。时不时她的大眼睛再朝他望上一眼，小嘴再抿上一抿，再微微地那么一笑，张远强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就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连刚刚透出的一点疲劳的感觉，也一下子都跑得无影无踪了。

◆ 第十二章 防空洞前的较量 105

程三炮显然是领会错了，以为张远强接下来又要把他打回到沟里，就本能地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脑袋，准备挨了打之后再朝沟下滚。但程三炮没想到，张远强这次不但没再把他往沟里打，反倒走到他跟前，小声对他说：“程三炮，我给你个面子，只限三下，打完你走人……”

◆ 第十三章 武术表演和半路遭劫 114

第一个上场表演的是枪术，第二个是双截棍，第三个是长拳。三个人表演的都很正规，都很漂亮，也都很到位，赢得了阵阵掌声。相比之下，张远强倒觉得自己跟父亲学的那些东西有点拿不出手了，背着人家练时还觉得不错，可跟人家一比，就觉得不那么好看，不那么漂亮了。

◆ 第十四章 三角地上的惩罚 123

张远强和冯立刚对视了一眼，然后同时朝西面远处望去。果然，他俩看见，远远地有两男一女朝他们站的地方走了过来。他们两人急忙走回到砖垛后面蹲下，一人又从砖垛上抓起一整块的大个青砖来。等到那三个人走近了，两个人手里拿着大青砖，就从砖垛后面走了出来。

▶ 目 录

◆ 第十五章 离别和思念 133

回到自己座位上的刘雅馨,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听老师讲课,而是开始不声不响地整理起自己的东西。张远强见状心里顿时没了底,不知道刘雅馨要干什么,本来放松下来的心情,此刻又紧张了起来。

◆ 第十六章 电影院里的恶战 140

一连踢了十余下之后,高大咧巴的脸由暗黄色变成了深红色,整个脑袋变成了一个血葫芦,说不清都是从哪里流出来的血,断断续续淌了一地,张远强脚上那只系着白鞋带的翻毛皮鞋,此时也由淡黄色变成了鲜红色……

◆ 第十七章 临别亲情 155

农村苦是苦,但也真能锻炼人哪,小五你去吧,干几年你就知道了。人这一辈子活得不容易,年轻时候吃点苦,不是啥坏事,等你将来生活上再遇到点啥难事,想不开的事儿啦啥的,想想你吃过的苦,你就都能挺过来了。

◆ 第十八章 喜相逢恶遭遇 161

他们看见在王勇庆的后面,跟着一个穿着一身浅灰色衣服的女生。张远强忽然觉得,这个女生的模样特别眼熟,当接下去再看时,他简直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张远强刚要指着那个女生让冯立刚看,却听见冯立刚已经大声喊了出来:“刘雅馨! 啊呀远强,那不是刘雅馨吗!”

◆ 第十九章 “点霸”鲁玉龙 174

鲁玉龙长得肩宽背厚一身的腱子肉,腰、胸和屁股几乎一样粗,整个身子硕壮得像个汽油桶;眼睛长得又细又长,眉毛却又粗又宽;颧骨长得又大又高,但却同时向两侧咧咧着;一张阔嘴横向着向两侧延伸,都快连着耳朵根了。

◆ 第二十章 初露锋芒 183

鲁玉龙发现今天看热闹的人比往日要多,尤其是新观众多,于是练得就更加起劲儿了。两只看上去笨重的大哑铃,在他手里就像小孩玩具一般,上下左右舞

动翻飞旋转着,同时还不时地变化出各种不同的姿势和花样来,引得围观的知青们一片叫好声。

◆ 第二十一章 忆苦教育和秃顶书记 193

张远强觉得老贫农卢大爷的忆苦报告,很像是在讲故事,或者是如单口相声那一类的表演。尽管卢大爷说的那些内容,也都是他自己在旧社会受苦受难的事,但听起来,却没有多少让人难过和悲伤的感觉,反而还时不时的让人生出想笑一笑的冲动。这样的忆苦报告,张远强还是头一次听到。

◆ 第二十二章 夜半惩恶 202

张远强拿出那个范维和的枕套来套在自己的头上,两个事先在上面剪好的窟窿正好将两只眼睛露了出来,下面脖子的地方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带子扎紧。然后,张远强抱着范维和的枕头,来到屋地的中央,模仿范维和刚才的样子,一边嘴里嘟囔,一边站在那儿转圈儿。

◆ 第二十三章 凶狠和残忍 211

鲁玉龙问:“你们光听说旧堡有个叫白玛丽的,听没听说还有个叫鲁玉龙的?”三个人互相望了望,然后都同时摇着头说:“没听说。”这时,三个人中站在右边、长得矮胖、嗓音很粗的男知青笑着问:“鲁玉龙是个什么虫儿?是公是母?是白的是黑的?”

◆ 第二十四章 听到的故事 221

张远强很快就看出来,另外几个知青也有跟他一样的想法,干得也都很卖力气,表面都不说什么,暗中却较着劲。土篮子里的粪越装越多,挑着粪的人也越跑越快。不一会儿,张远强就看见几个知青累得满头满脸的汗水,衣服后背的地方都被汗水湿透了。

◆ 第二十五章 相爱和相救 230

张远强猛地腾空跃起,伸出双臂抱住坐在大白马背上的冯立刚的腰,同时全

▶ 目 录

力向下和向后一拉,这一下力量很大,让此时坐在马背上的冯立刚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转向,跟着急速地向后仰翻下去……

◆ 第二十六章 于向阳和白玛丽 242

白玛丽看见于向阳还是不把手伸出来,就站起来走到于向阳跟前,伸手到于向阳身后去抓于向阳的那只手,于向阳偏偏就是不让她抓到。两个人就你抓我躲、你躲我抓地纠缠起来。三整两整,两个人最后竟然抱在了一起,

◆ 第二十七章 勇者无畏 253

这是个弯腰的活,时间一长,张远强的腰就不舒服了,不得不干一会儿就停下来,站起来直直腰活动活动。当他第七次站起来的时候,忽然看见前方不远的小马路上,急急慌慌地跑过来一个人。张远强仔细一看认出是冯立刚,心想立刚肯定是来找自己的,他来找自己一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就急忙拎着镰刀迎了上去。

◆ 第二十八章 砍牛加速度 265

鲁玉龙已经挥起那把大号菜刀,朝老黄牛的屁股上狠狠地砍了下去,不是刀背,而是刀锋,就像砍柴剁肉一样,不是一下两下,而是连续不停地猛砍,老黄牛“哞”的一声后狂奔起来……

◆ 第二十九章 强奸未遂 275

曲主任一双眼睛直直地盯着刘雅馨,嘴张得大大的,说:“跟你说小刘雅馨,我每天不要说看见你,只要一听见你说话的动静,都会觉得这心里头刺刺挠挠的……我还想……还想捏一下你的那个……”

◆ 第三十章 怪她太漂亮 284

“鲁玉龙!”于向阳大声说,“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连我妹妹都要算计!”
“那怪不得我,要怪,也只能怪你妹妹长得太漂亮。”

◆ 第三十一章 如此称霸 295

鲁玉龙拿着他的那个黄书包，走到杨队长坐着的那张桌子跟前，一只手举起黄书包，使劲儿朝桌子上摔了下去，只听“咣”地一声，黄书包竟然半立在了桌子上。这一下，把杨队长吓得从椅子上蹦了起来，记工员也吓得打起了哆嗦，跟着就一屁股坐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 第三十二章 血溅男生宿舍 307

不等于向阳回过头来，冷学武的那把双筒猎枪的枪托已重重地砸在了于向阳的头上。接着，就听鲁玉龙大声喊道：“快，给我上，砍他！剁他！”

转眼的功夫，于向阳就变成了一个血人……

◆ 第三十三章 倾吐心声 315

黑暗中，张远强忽然感觉到刘雅馨在盯着他看，用的是那种凝视的目光，很长时间以前的那种让他紧张让他心跳加速的感觉，此时又出现了。不过，跟以前不同的是，他此刻能清晰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地就像庆祝大会上敲的那面大鼓发出的声响。

◆ 第三十四章 知青民兵 326

那天晚上，冯立刚亲眼看见鲁玉龙领着他们一帮人，把人家五队一个社员家的大黄狗用绳子给活活勒死了，估计后来肯定是抬回青年点去宰了吃肉了。那天，他们几个人一夜都没回来……

◆ 第三十五章 捉奸和阴谋 333

这天下班的时候，张远强正要离开大队部，被鲁玉龙从后面给叫住了。鲁玉龙用一脸神秘的样子对张远强说：“张排副，我鲁玉龙今天晚上想请你来看一出好戏，你能不能来？我保证你没看过，保证你看了之后，贼啦刺激贼啦够味儿，怎么样？你能不能来？”

▶ 目 录

◆ 第三十六章 夜看“西洋景” 343

在小道上,他们走得就更轻更慢了,那种感觉就跟电影里演的鬼子进村时差不多。全村只有一家没挂窗帘的,他们悄悄地走到窗前。忽然,鲁玉龙和宋大眼几个人的眼睛都发起直来,嘴也同时大张着……

◆ 第三十七章 体验爱情 353

张远强就觉得“嗡”地一声,整个脑子里晕乎乎的,两只胳膊本能地向前伸出,把刘雅馨抱在了怀里,刘雅馨也同时抱住了张远强……因为与刘雅馨的身体紧贴着,张远强此刻能感觉到刘雅馨那紧张起伏的胸脯和急促的呼吸,感觉到刘雅馨身体里血液的奔涌和脉搏的狂跳,感觉到了刘雅馨的全身都在不住地颤抖……

◆ 第三十八章 小操场上的撕搏 361

鲁玉龙用手里的那杆双筒猎枪指着三愣子说:“三愣子,别动,动我就开枪!你小子还想跟我玩儿这个,告诉你说不好使了,你要是敢扔,我就敢开枪,看看是你的砖头快,还是我的枪子儿快。”

◆ 第三十九章 酒桌上的和谐 370

乔部长比较满意地望了鲁玉龙一眼,还笑了笑,接着说:“不过大龙啊,你也在农村待了好几年了,你知道这农村不比你们城里,关系复杂着呢,亲连着亲就像圈套着圈,说不上从哪个环儿上就套上了……”

◆ 第四十章 美妇人水豆腐 379

水豆腐今天上身穿着一件浅蓝底带白色碎花的圆领上衣,下身穿着一条米色麻纱裤,脚上穿着一双粉色尼龙丝袜和一双白得晃眼的白球鞋,脖子上还围着一条用手工勾成的白色带花边的白头巾。她头上乌黑发亮的大姑娘般的头发,用一条粉色的带子扎在脑后,很自然很随意的样子。

◆ 第四十一章 乔部长的计策 387

乔部长一边抽烟一边望着鲁玉龙,想了想说:“鲁玉龙啊,现在不是我咋照量办的事,现在的问题是人家水豆腐要告你呀。”“告我?”鲁玉龙使劲吸了一口烟,朝前探了一下身子问:“告我啥?”

◆ 第四十二章 被骗迷奸 394

刘雅馨等了好一会儿,也没见乔部长回来,就站起身来要去窗户那看看。可是刚走到窗户跟前就觉得头有点沉,腿有点软,她赶忙伸出一只手扶住窗台让自己站稳。可是站了一会儿感觉还是不行,两条腿比先前还要软了,就连扶着窗台的手和胳膊好像也都跟着软了,她觉得这样再站一会儿自己就要站不住了……

◆ 第四十三章 真情泪洒西屋 407

张远强没想到自己说完这句话,本已停下哭泣的刘雅馨竟又轻轻哭了起来,而且还越哭越重,泪水把他前胸的衣服都湿透了。张远强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松开搂着刘雅馨的胳膊,抓住她的肩膀问:“雅馨,我感觉不对啊,你以前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啊,你咋总是哭呢?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吧,雅馨,你快告诉我好吗?”

◆ 第四十四章 傍晚复仇 419

还没等乔部长想起来跑时,张远强就已经从沟里跳了出来,眨眼间就冲到了乔部长的身边。乔部长连转身都没来得及,就被张远强的一个飞身迎面掌打得翻倒在地上。紧跟着张远强一条腿使了个踢虎式,一只脚跟着又踢了过来。这一脚如鞭如箭,更似炮似锤,力量实在是太大了,只听乔部长惨叫了一声,同时急速地向前滚了出去。

◆ 第四十五章 院子里的冲突 425

大花猪跑过了水井,迎面又碰上了拿着铁锹和镰刀的徐先锋和宋大眼。徐先锋的铁锹砸在大花猪的头上,宋大眼的镰刀则砍在了大花猪的胯骨上,大花猪晃了晃,但并没有停下来,也没有调头往回跑,而是照直朝前面的两个人撞了过

▶ 目 录

去,宋大眼躲闪不及,被大花猪的头撞了个四脚朝天倒在了地上。

◆ 第四十六章 真爱生死相许 435

于向阳又跟张远强把明天晚上的行动计划和可能遇到的情况仔细说了一遍,之后问张远强的意见。张远强表示赞同,但就其中的一些细节也提了一些自己的意见,于向阳一边听一边频频点头,同时还不住地夸张远强想得细想得周到。

◆ 第四十七章 动手之前 447

张远强看见于向阳还戴着他的那顶破草帽,手里也还拿着那把磨得锃亮的旧镰刀,就像一个要出去上夜班的负责看青的守夜农民。于向阳在跟他说话的时候,因为不时地转动着身体朝两边看,便隐约发现,在于向阳的腰上好像还别着一样什么东西。

◆ 第四十八章 旧堡流血的夜晚 455

躺在地上满脸血污的鲁玉龙突然站了起来,手里拿着的那把匕首捅进了朱玉松的肚子里,朱玉松“啊”地一声,双手松开猎枪倒在了地上。跟在后面的那个知青吓得转身就往后跑,而此时鲁玉龙已经将那把猎枪拿在了手里,并且摇晃着身体朝着他们这里举了起来……

引子

在张远强的记忆中，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并不是一段很遥远的时光，当时的情景如今还经常如同老式电影般一幕幕在他的脑海中重放。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光头和黄皮子领着一伙人将冯立刚、张远强和他的二哥等六个人围在了中间。一伙十几个人中，只有光头的手是空着的，其他的人手里都抄着家伙：几把匕首、三把枪刺、两把锃亮的大片刀，还有四五个人各拎着一根一米来长的铁棒子。

这天张远强和冯立刚是在大街上遇见他二哥的。当时，刚下班的二哥正在跟三个中学同学说着话，他们各自扶着自己的自行车站在马路牙子边上，二哥的那辆车是新买的，在阳光下闪闪发着亮光。他们赶忙跑过去跟二哥打招呼。

正当他们说话的工夫，一个光头气势汹汹地走到他们面前问道：“妈的，你们几个谁叫张远功？”

“我就是。”张远强的二哥抬头看了看他说。

“是你？”光头上下打量着二哥，“行啊，敢承认，挺有尿的啊——黄皮子，你认认，那天是不是这小子揍的你？”

看见光头问他，站在一旁的黄皮子望着张远强二哥点着头说：“没错，就是他。”

“好好好。”光头边听边点头同时转过身去，猛地抽身回来，手上竟然多出了一支火药枪！

光头狞笑着用枪指着张远强二哥的胸口说：“臭小子，敢揍我哥们，看我不废了你！”

张远强吓了一跳，他知道这种火药枪里面装的都是铁砂子，打在身上不死也得致残，前院二成子的弟弟去年就被这种枪打在身上，光手术就做了大半天，出院以后连走路都困难。

看着光头亮出了家伙，其他的人也都把手里的匕首、枪刺、片刀还有铁棒子端了起来，空气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

马路上过往的行人这时都停了下来，胆大的站在不远处观看，胆小的则跑到旁边的胡同里，扒着墙身探出头来。

张远强二哥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意思，瞅着黄脸对光头说：“我想起来了，他说得没错，那次是我揍的他。要怪只能怪你这哥们太不像话，抢人家东西不说，还住死里打人家，实在让人看不过眼……”

“关你屁事！”光头大声打断他，“我哥们爱抢谁抢谁、爱打谁打谁，用你管，装你家大尾巴儿狼呢？”

二哥顿了一下，摇了摇头，之后朝两边看了看，又说：“这样吧，既然你们是来找我的，那跟他们没关系，让他们走……”

“不准走！”光头大声吼道，“谁也不准走！现在你们听好了，都他妈的给我往后退！”

“要干什么？”张远强的二哥问。

“别废话，把你们手里的自行车松开，都向后退！不退我可就要开枪了！”光头边喊边把火药枪朝二哥胸口点着。

二哥望着那把火药枪，犹豫了一下，松开了握着车把的手，三个同学也跟着松开了手，之后他们一起向后退去。光头和拿着匕首的几个人跟着逼着向前走，走了几步之后，突然听光头猛地大喊一声：“给我砸！”光头身后的几个人随即飞奔向放倒在地上的自行车。

二哥见状几次欲上前阻拦，都被看似早有准备的光头用枪指住了，看着二哥心疼的样子，光头得意地笑了起来，嘴上不住地在叫：“别动，动我就开枪！”噼噼啪啪一阵响声后，倾刻间躺在光头几人前面的几辆自行车就被枪刺、片刀和铁棒剁了个稀巴烂。

二哥见状后定了定神说：“车都被你砸了，还不把枪放下？！”

“哈哈！”光头大笑起来，说：“姓张的，想让我放下枪，没那么容易——我打听了，你小子有点武功，在这一带有一号，没这玩意儿，说实话我还真有点打怵，所以别想让我上当！敢动我哥们，纯粹找死！”

“那你想怎样？”

光头想了想说：“看在你没还手的面上，我今天就饶了你，但我得给你留个记号，让你长个记性，记住我光头的厉害，也让你记住敢碰我哥们的下场。”

光头说着，举着火药枪的手向上抬了起来。就在这时，只听站在一边的张远强突然“啊”地大叫了一声，光头冷不丁被吓了一跳，几乎与此同时，一只穿着淡黄色翻毛皮鞋的脚已经踢在了光头拿着枪的手上，火药枪“腾”地飞了起来。

接下来，张远强二哥的动作更快，除了张远强，就连身边的人也没看明白他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反正光头的身体就像块被抛出的木头，“嗖”地朝马路对面飞了出去。

站在远处观望的人都被这一下惊呆了。光头先是摔在了马路中间，之后就快速翻滚到对面马路牙子那里不动了……

转头再看这边，两帮人已经打在了一起。不一会儿张远强，就三下五除二地把黄皮子踹得飞出了人群。不过这一次让人们惊出一身冷汗的是，黄皮子飞出来时正赶上一辆大客车开过来，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他的身体“咣”地撞在大客车的车帮子上，之后重重地落在了柏油路面上……

紧跟着又是一阵混战。

尽管张远强和他二哥会武功，但因手里没家伙对方人又太多，转眼下来，除了他俩之外其余的人都受了伤，两个被铁棒子砸破了头，一个姓江的同学还被大片刀砍躺在了地上，他们的身上和脸上到处都是血。冯立刚的腿肚子上也被干开一个口子，那是他用脚去踢一个拿枪刺的人时被划伤的……张远强二哥见状蹲在地上大声叫着几个受伤的同学，这时对面的几个人挥舞着家伙又冲了上来。情急之下，张远强转身跳到先前被砸坏的那几辆自行车跟前，双手猛地抓起一辆转身就迎着那些手拿刀棒的人冲了上去……一阵上推下挡左抡右扫，噼啦啪啦叮啷咣铛一阵之后，对面的人转眼间倒下了四五个，枪刺、片刀和铁棒子也飞到了一边，没倒下的人也吓得转身就跑。

张远强停下来，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疼得滚作一堆的几个光头的人，双手向前一送，手里的自行车就砸在了他们的身上。冯立刚也学着他把剩下的那辆自行车拽过来，举起来使劲砸了下去……

张远强此时站在一边，感觉他们张着嘴的样子如同一个个被血染红的开了一道缝儿的葫芦，露着雪白的牙齿……

许多年过后，当这样的情景依然鲜明地闪现在张远强的脑子里时，记录着他青春的那段岁月和令他难以忘怀的一切人和事，也就如同链条般很自然地连在了一起；而这链条的开始，便是他即将要离开这座城市的那天……

第一章 练武

张远强下乡临走前的头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酒桌跟前。

张远强的父亲是个工人，也是个练武人，长得身材魁梧面相红润，一双手掌张开来又粗又大又厚，就像他们家里的切菜板，而那只小酒盅捏在他手里就像一个小顶针儿。

父亲一边喝酒，一边跟他五儿子说着些叮嘱的话，说到一半，张远强发现他父亲的眼神里忽然透出来一丝忧虑，语气也变得有些不安了起来。

父亲说：“小五啊，本来在你们哥六个当中，除了你二哥，就属你最让我放心了。你这次下乡，按说我也不该有啥不放心的，可是昨天从厂里回来，有一件事还真的让我有些不放心的呢。”

“爸，啥事不放心了？”张远强问。

“听说，你要去的那一带青年点里，眼下正在闹‘点霸’。”

“‘点霸’？”张远强愣了一下，想了想说：“哦，我好像听说过，咋的还真有啊？爸，那你是听谁说的？”

他父亲没马上回答，而是端起酒盅一仰脖儿，将满满一盅白酒倒进了肚子里。酒盅放下的时候，不巧碰到了放在盘子上的那双筷子，筷子竟然飞了起来。张远强刚要伸手去接，却看见父亲的手已经弹了出去，只一捏，就捏住了，而且恰好捏在食指和拇指之间——父亲的手就像射出去的子弹。

他父亲拿着筷子夹了两粒花生米放到嘴里，然后一边慢慢嚼着一边说：“我是昨天在厂里时，听一个姓陆的带队干部说的。姓陆的说，在那一带，就属你要去的青年点的‘点霸’闹得最邪乎，作得也最凶。姓陆的还说，这个‘点霸’的确厉害，据说是练过武术，打架手也特别黑，还有一伙小青年听他的。在那一带的知青和老百姓当中，就没有不怕他的，就连当官的都不敢惹他呢。后来我一打听，小五啊，你猜这个‘点霸’是谁？”

“谁呀？”张远强望着父亲问。

“鲁玉龙——你知道吧？”

“鲁玉龙？那不是我小学同学鲁玉虎的二哥吗？”

“对，就是他。”他父亲用手使劲儿敲了一下酒桌说：“那年你跟鲁玉虎打架，